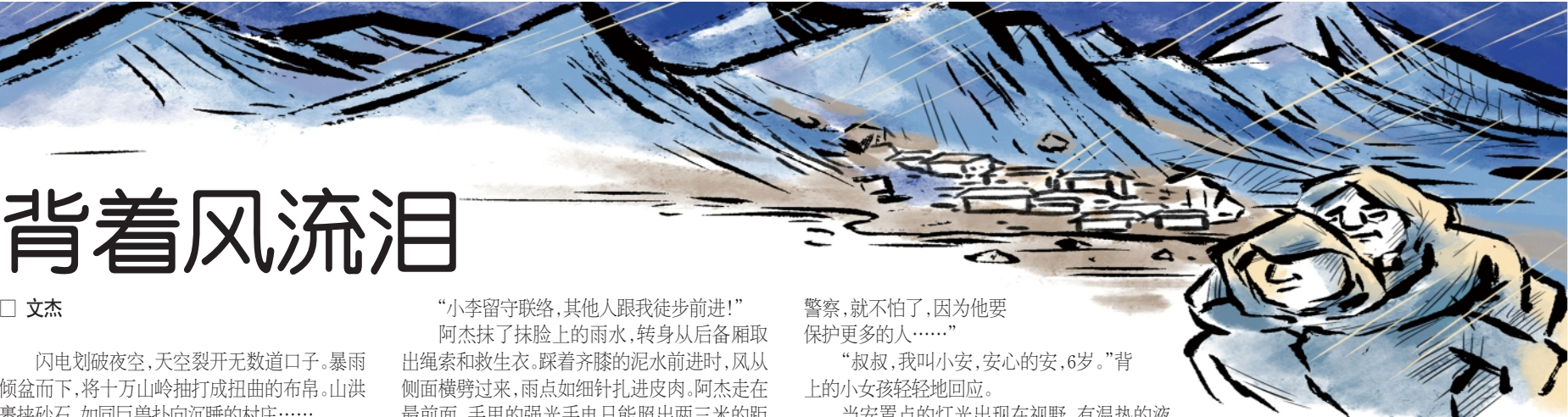




背着风流泪

□ 文杰

闪电划破夜空，天空裂开无数道口。暴雨倾盆而下，将十万山岭抽打成扭曲的布帛。山洪裹挟砂石，如同巨兽扑向沉睡的村庄……

特警阿杰站在四楼的窗前，望着远处黑压压的云层，那些云啊，低得仿佛要压垮山脊。他摸了摸左胸口的党徽，金属的凉意渗过警服，贴紧皮肤。

“红色预警，升级到红色预警了！”同事小李举着手机冲进来，“望崖坡那边的降雨量累计超过220毫米！”

阿杰的太阳穴突然跳了两下。望崖坡——那个悬在半山腰的村落，二十多户人家，多是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边走边听边谋划……”去年的乡村振兴工作，他曾在村子里连续忙了三个月，村口那棵歪脖子银杏树下，总坐着几个晒太阳的老人。

警铃突然大作——“全体民警辅警注意！望崖坡发生山体滑坡，立即启动一级响应！”

值班的黄副局长嘶哑的声音，通过警用喇叭传遍整个公安局，指令层层传递到民警辅警手中。不到3分钟，阿杰与队友们集结完毕，奔赴望崖坡。

一路上，狂风呼啸，雨水如注，车子在泥泞的道路上艰难前行。车内，阿杰的心情格外沉重，脑海中不断浮现出受灾群众可能遭遇的危险场景。车窗很快被雨水模糊，尽管雨刷器拼命摆动，却依旧赶不上暴雨的速度。车灯照出去，前方的路已经变成一条翻滚的黄色河流。

“坏了，路断了！”小李猛地踩下刹车，阿杰跳下车，泥水立刻灌进他的作战靴。借着闪电的光，他看见山坡像被巨人撕开了一道口子，泥石流裹挟着树木、石块，正奔涌而下。

“望崖坡……房屋倒塌……有人被困……”此刻，对讲机里传来断断续续的呼救声。

“没有路，就蹚出一条路来！”

消失的脚步声

□ 杜永清

当得知同事白浩因病离世的那一刻，我的心仿若被重锤狠狠击中，大脑瞬间空白，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在工作中活力满满的他，楼道里走过匆忙脚步的他，竟永远地离开了他热爱的检察工作。

白浩才41岁，这本该是人生中最初烂、最具活力的年纪，可命运却如此残酷，他的生命戛然而止，留下11岁的懵懂儿子，在外地工作的妻子。

白浩对检察工作很敬业，对待每一份综合材料、每一个案件，都仿佛在雕琢一件艺术品，全神贯注，一丝不苟。2019年，他从陕西佛坪县检察院调入陈仓区检察院工作，先后在政治部和民事行政公益诉讼部工作。我与他的手机微信聊天记录是从2021年政法机关教育整顿开始，那段时间，政治部的工作格外忙，各种措施方案和会议材料很多。白浩主动加班加点，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他之前在办公室工作多年，文字功底扎实，在这里

保持通话



□ 曾润华

初夏五月天，牙梳看杜鹃。牙梳山位于武夷山脉中段，纵贯江西广昌、石城和福建宁化县，海拔1387.3米。此时，山上万亩杜鹃花竞相绽放，飞红叠彩；一座座乳白色的风力发电机屹立山顶，气势恢宏，景色绮丽。有赣闽“神农架”之美誉，虽然石城县修建了通往山顶的水泥路，但总有爱探险猎奇的游客，都选择从江西省广昌县塘坊镇池源村的山脚出发，奋力攀登，去体验“无限风光在险峰”。

5月11日17时许，广昌县公安局塘坊派出所接到外地游客李某求助，称自己和女友刘某在下山途中迷了路。所长黄忠勤叫上两名辅警，带上急救设备，立即驱车赶到山脚下。黄忠勤拨通了李某的电话，“没有路”周围全是树”，李某在电话里无法提供有效的位置信息，而且“我们手机电量都不足30%了”！

夕阳渐渐沉下山巅，黄忠勤深知，里山昼夜温差大，山林野兽，蛇虫也多，不尽快找到人后果堪忧。放眼望去，山顶上风力发电机的

“小李留守联络，其他人跟我徒步前进！”

阿杰抹了抹脸上的雨水，转身以后备厢取出绳索和救生衣。踩着齐膝的泥水前进时，风从侧面横劈过来，雨点如细针扎进皮肉。阿杰走在最前面，手里的强光手电只能照出两三米的距离。转过一个山坳，他突然站住了——前方原本的通村公路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道二十多米宽的泥石流。

“绕不过去了。”身后，几名老队员喘着粗气。

阿杰蹲下身，用手指试探泥浆的流速。“系安全绳，横渡过去。”他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讨论白天的特种作战训练。

终于抵达望崖坡。原本宁静的村庄，被洪水和泥石流肆虐得面目全非。几处房屋像被捏碎的饼干，零散地堆在泥浆里，人们在洪水中惊慌失措地呼喊着，挣扎着。远处传来呼救声，细弱得像风中飘摇的蛛丝。

“乡亲们，别怕，我们来了！”大家立刻开启紧张救援模式。

暴雨将望崖坡搅作混沌的漩涡，阿杰和队员们蹚过齐腰深的泥浆，探照灯扫过处尽是断壁残垣。

“呜呜呜……救命……”瓦砾堆里传来哭声。那不是风雨的呜咽，是孩子恐惧的啜泣。阿杰顺着断墙的豁口望去，半截红绳在瓦砾间时隐时现，如一道未干的血痕——被钢筋穿透的衣柜下蜷着一个小女孩，泥浆正漫向她苍白的唇。

“小妹妹，别怕，叔叔背你出去。”阿杰把腰弓成桥，小女孩的体重压得旧伤钻心。暗流突然卷来半截房梁，阿杰猛地侧身用肩膀抵住重击，“咳……咳咳……”血腥气涌上喉头。

感觉小女孩的头沉沉搭在肩上，冰凉的呼吸拂过后颈，“别睡，叔叔给你讲个故事。”背上的孩子轻轻“嗯”了一声。“从前，有个警察……”阿杰喘着粗气，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话语断断续续：“这个警察，小时候也怕黑，后来，他当了

派上了用场。

白浩很注意工作方法，在公益诉讼检察工作中，要与群众接触，与行政机关打交道，他明白只有依法办事、以理服人，才能让相关当事方真正信服。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律知识和利害关系，依法办理案件，修复被破坏的环境资源。他的谦虚体现在每一个细微之处，无论是讨论案件还是日常交流，他都会认真倾听意见和建议。他办案后撰写的好几个案例被省检察院评为典型案例。2022年至2024年他连续三年获评优秀公务员。

白浩办好事我写稿宣传，沟通顺畅，配合默契。2022年5月，督促保护千年古树的照片登上《检察日报》；2024年4月堵塞种植业违规用水检察建议的做法登在了《法治网》。2024年，在院检察文化墙设计工作中，我和他负责一楼。他一次次与政治部配合，认真筛选内容、修改方案，高质量完成任务。

白浩对我很尊重。我俩同在二楼办公，常见他从外寻找公益诉讼线索回来，喘着气匆匆从楼道走过。2024年开始流行人工智能，他说

警察，就不怕了，因为他要保护更多的人……”

“叔叔，我叫小安，安心的安，6岁。”背上的小女孩轻轻地回应。

当安置点的灯光出现在视野，有温热的液体从阿杰的眼角滚落，瞬间被风吹得冰凉。

雨在继续，风在继续，救援在继续。

“村东侧又发生滑坡！有户人家没撤出来！”对讲机里传来新的求救。阿杰撑着膝盖站起来，重新扎紧早已浸透的救援包，泥浆在掌心皴裂出蛛网般的纹路。赶到现场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心头一紧——整座山坡正在移动，像一锅煮沸的粥，三间木屋中的两间已经被吞没，最后一间在泥石流的边缘摇摇欲坠。

“太危险了！”村主任拉住阿杰，“等专业救援队来吧！”

阿杰望向那间屋子，隐约看见窗口有张苍老的脸。他想起自己年迈的母亲，去年不慎摔伤后，也是这样的表情——无助但又不愿给人添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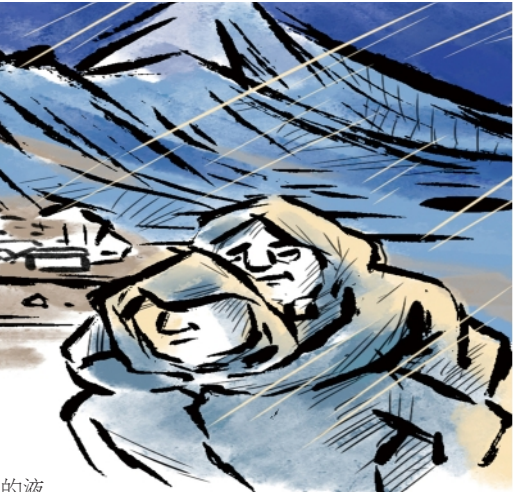
“来不及了，我去。”说着，阿杰开始往腰上系安全绳，队友们沉默地配合着，没有人劝阻，只是把绳结检查了一遍又一遍。

很快，泥浆没过大腿，阿杰每走一步都在与无形的巨手搏斗，泥浆里暗藏的碎石像刀片一样刮擦着他的身体。20多米的距离，他走了至少10分钟。

屋里的是一对老夫妇，老太太腿脚不便，老爷子执意要留下陪她。木屋的地基已经开始倾斜，天花板发出不祥的吱呀声。

“太娘，我背你出去。”阿杰蹲下身。老太太犹豫了一下，终于趴上了阿杰的背。老爷子拄着拐杖跟在后面，三人如蚂蚁般匍匐，在泥石流的獠牙间挪动。

距离安全地带还有5米时，阿杰听到身后传来巨响，他本能地转身，用身体护住老人，一股泥浪拍来，右腿一阵剧痛，似乎有什么尖锐的东



西刺了进去。

“小伙子！你流血了！”老太太惊呼，阿杰摇摇头，咬着牙继续前进。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背上的重量让他不敢停下。

那夜，阿杰和队友们救出14人。黎明时分，当最后一位被困者被送上救护车，阿杰终于瘫坐在泥水里，特警作战服已经显不出原来的颜色，右腿的伤口被泥水泡得发白。

小安的奶奶——那位被阿杰从屋里背出来的老太太，颤巍巍地端来一碗姜汤。“孩子，趁热喝。”老人粗糙的手抹去阿杰脸上的泥浆，动作轻柔得像对待自己的孙子。阿杰接过碗，眼泪滚烫得像碗里的姜汤。

第三天破晓，雨停了，最后一批受灾群众被安全转移。阿杰站在半山腰回望，晨雾中的望崖坡像道正在结痂的伤口。

望着初升的太阳，阿杰想起从警时母亲的话：“当警察，就是要做那个背着风的人。”

一周后，小安画了一幅画送给阿杰——一名高大的警察背着小孩，背景是倾斜的雨线和模糊的山影。孩子用稚嫩的笔迹写着：“警察叔叔的背影最温暖。”

阿杰把画贴在值班室的墙上。凌晨两点半，出警回来，阿杰站在画前，眼泪突然决堤。也许是这份毫无保留的信任，抑或是为这份生死相托的深情。

风从背后推来，卷走了所有泪痕。而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贵州省石阡县公安局特警队) 漫画/高岳

她是乡野一缕清新的风

□ 潘建

褪去了刚出校门时的青涩
乡野的阳光将她的面庞
照得更为温润
她是一缕清新的风
她的脚步丈量着乡邻的家长里短
没有生硬的法条
有的是法理交融的循循善诱
以乡亲们听得懂的语言
将司法的温度
植进乡情俚俗
让春天的河流温情地流淌
穿街过巷将纷争的房产
勘查清晰
走进田间地头
将久积的邻里怨气
一一抚平
有时，她的脚步比晨露更早
回去时的身影常融入
夕照的余晖
巷宗里夹着稻穗的清香
调解书里的文字，透着
当事人安心的笑
她要让那些被稗草遮蔽的禾苗
在国徽下长出新的秩序
她要让重新修整的篱笆
今晚能透进更多的月光
她的法袍不华丽
却显得那么的庄重
她的声音不洪亮
却能拨开雾障
让迷路的蒲公英
远远望见
法律的光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暖心的话

□ 刘党

在乡路的岔口处转弯
转过一道弯 再转一道弯
山尖就冒红了 我和曙光一同抵达
一起抵达的
还有昨夜霜露白狼山南坡的春天
炊烟向我招手 晓风为我引路
路边的山杏树夹道欢迎
讨人喜欢还有那村头那棵倒垂柳
笑眉弯弯 笑意盈盈
踩着软软的雪泥
仿佛我也要扎根在这里
抬抬手 也想牵一缕春风
把两燕放成远空的风筝
其实 我更想牵一缕阳光
附耳 悄悄地说
把暖心的话
说给那道惊蛰的石缝

(作者单位：辽宁省建昌县人民法院)

万州有个“万事周”



□ 刘建平

2025年，重庆万州法院大周法庭创建“枫桥式人民法庭”进入关键时期。是年春节前，大周法庭君茹、张莉来找到我，想让我给大周法庭解纷品牌取个名。我爽快应诺下来说：“我试试吧，你们也想想。”她们说：“我们之前已经想了好久，没想出个如意的。”同时，他们向我介绍了外地的一些品牌名称情况。

我一贯的处事原则是，一旦答应下来的事儿，就得努力去做到。春节期间，除了享受节日的喜庆和团聚外，闲暇时间都在想这个事儿。从体现地域特色的“抚琴循”到“小桔灯”，从体现地名特色的“门吉周”到“周周调”……甚至还借用了当时最时兴的DeepSeek来辅助，前后不下20个名称，和她们一样，没有一个比较如意的。

节后，工作较忙，但这事儿没忘，一直挂念在心。3月7日，在去重庆开会的动车上，闲来无事，正好可静思。想来想去，突然闪现出“万事周”这个名，瞬间倍感兴奋……当即连同以下注释发给一些平时共同致力于法院文化建设的小伙伴们征求意见。

万，即万州、千万；事，即事情、纠纷；周，即大周法庭，周全；万，周组合为万州的大周法庭，谐音“万州”，既体现地域标识，又突出数量象征，还有和美的期待，具有较强的万州辨识度。“万事周”整体蕴含含义：一是万州万事周全；二是万州法院大周法庭通过矛盾纠纷就地化解致力于万事周全。

从反响来看，小伙伴们都比较认同，认为精准提炼、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我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君茹、张莉说，大周法庭算得上“女子法庭”，这应当是提前送给大周法庭女同胞们的“三八节”礼物，她们也兴奋回复说，“这个礼物真是送到我们心尖尖上了”“这个礼物简直无法超越”。

“万事周”这个品牌就这样诞生了！大周法庭在就地解纷过程中，她们始终如一地坚持“周到服务，周延流程，周全解纷，周至关怀”司法为民理念，从上下、左右、前后，内外“八个维度”，构成时空“圆周”，实现群众“圆满”，以“上下共通筑初心，左右共进顺民心，前后共治促安心、内外共情展温心”“八维工作法”致力于辖区“万事周”。

谨以此文记录创“枫”的努力与快乐，其中自然蕴含不少的辛勤与汗水，当然也蕴含更多的期待与祝愿。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

柳笛声声

□ 魏炜

春日的一天上午，我们一家到河边去散步。阳光正暖，和风煦煦，河流静谧，远山如黛，感觉很美妙。河边有根柳枝，我兴之所至，折下一根柳条，做了一个小柳笛，放在嘴里，“滴滴”地吹着。

儿子先是惊奇，接着就是景仰：“爸你真成啊，随手就做个乐器。”旁边路过的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也好奇地盯着我，然后小声问他爸：“爸爸，那位伯伯吹的什么呀？”那位年轻的父亲说：“好像是柳笛。”孩子说：“我也想要。爸爸，你给我买一个吧。”年轻的父亲说：“那个没卖的，得自己做。”孩子高兴起来：“那你赶紧给我做一个呀。”年轻的父亲说：“我不会呀。”

听到这话的一瞬间，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伤感。我叫我儿子：“你会做柳笛吗？”儿子摇摇头：“我可不会。”我说：“我教你。”儿子大约是不愿扫我的兴，很不情愿地说了句：“好吧。”又很不情愿地收起了手机。

柳笛看似简单，但真做起来也是有些技巧。比如选材，那就要选刚刚发芽但还没长出叶片的柳条，发芽的柳条，皮和骨之间就比较滋润了，能拧开。但一长出叶片，那一个小孩就比较硬了，一拧就会划破皮，不能保证皮的完整度，也就做不成柳笛了。做柳笛的工序是：先折一根柳条，选中一段，将两边折去，然后拧动，让皮和骨分离，再把骨从中抽出来，就得到了一段圆筒形的皮。皮还分内皮和外皮，都连在一起，那是吹不响的，还要把一端的外皮去掉，留下两三毫米长短的内皮。这样，一只柳笛就做好了。吹的时候，还要把吹口一端捏扁，这样才会出声。

柳笛是很随意的，根据柳枝的粗细，可以任意截取长短，自然，声音也各不相同。或者低沉呜咽，或者清脆悠扬，感觉完全不同。

小时候的春天，柳笛是必不可少的。每到放学了，一群孩子就扑向村边，爬上柳树去折柳枝，然后做柳笛。一做就是好几个。长的，短的，粗的，细的，不长不短，不粗不细的。一时之间，柳笛声阵阵，也伴着一群孩子的欢闹声。

当年，有一首歌很盛行，名叫《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蓝天朵朵夕阳在胸膛，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哥把锄头在肩上，牧童的歌声在荡漾，“咿呀咿呀”他们唱，还有一支短笛隐约在吹响……每次哼唱起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前都会浮现出一个画面：夕阳下，一头老牛慢慢地走着，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吹着一支短笛。那短笛发出“咿呀咿呀”的声音，那不正是柳笛的声音吗？少年时，没几个人会吹笛子，但这柳笛，却是人人都会的。

柳笛声声，那是春天生机勃勃的图景中最灵动的音符……

(作者单位：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

赠书小记

□ 王晓景

平时嗜好阅读，但不轻易赠书，因为看书跟点菜一样，我们会受限于五官感受、地域环境、生活方式、年龄境遇等原因，品位选择各不相同。你爱看的，别人未必有兴趣翻，所以这得看缘分。一是自个儿熟读过，了解作者和内容；二是对方有兴趣；当下正好需要，这样才会有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两两相宜。不然束之高阁，归于尘积堆中，白白占用空间也是不妥。

曾送过办公室小姑娘一本书，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网红教授梁永安写的《阅读、游历与爱情》，这算是给年轻人的鸡汤。她刚大学毕业，暂时进入我们单位做公益岗位，时常为前途迷茫、为感情忧虑，明明是拥有繁华满地和星辰大海的青春年华，却日日老气横秋。也曾从这个年纪走过，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一路都是自己摸索着跌跌撞撞前行，摔得鼻青脸肿，对心之所愿和身之所往两者不匹配的痛苦深有体会。直到多年历经世事后才明白：世界是多元的，活法是多样的。梁永安的这本书，文笔细腻，分别从阅读、游历、爱情、工作、自我、修养、人格、社交等方面切入当下年轻人的时代特殊性，读来有醍醐灌顶，相逢恨晚之感受，想来或许能给予她一些帮助。

还送过一本书给工作中的矫正对象。他因过失犯罪被法院判处缓刑三年，原本顺风顺水的生活戛然而止，失业，离异接踵而至。人到中年，面对陡然归零的生活，不知如何与亲人、朋友交代，也不知如何攒足勇气重新开始，他一度深陷抑郁中，还萌生过轻生的念头。有很长一段时间见到他，消沉晦暗的气息总是扑面而来……还好他现在正在走出情绪困境，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潮涨潮落是常态，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有过抑郁情绪。《抑郁的力量》是从事精神心理治疗的医生用二十几年的临床经验所写的书，作者一反传统，认为抑郁是有价值且积极的，是让我们从根本上重新审视过自己在发病前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并提供了很实用的建议。于是，我认真地在扉页写下赠言给他，“我们都会在时光里一再蜕变，重获新生”。

古人赠奇树，赠芳草，赠琼琚，而我无所有，只能从浩瀚书海中聊赠一束光。

(作者单位：河南省临颍县司法局城关司法所)